



你好 盧旺達，

認識越多，越知道自己認識不多，只要抱着一顆謙虛和好奇的心繼續去探索就足夠了。



東非初體驗

我對非洲的第一次認識，是有關於烏干達，而非盧旺達。

話說當年在美國修讀兩年的碩士學位，在暑假期間跟學校的安排到東非實習。其實當時的實習計劃於全球有七個國家供選擇，一向都想嘗試在發展中國家旅居的我則對非洲特別感興趣。當時有烏干達和南非可供選擇，我對南非的印象就是——它雖然發展得不錯，但治安卻差，所以對我吸引力不大。

不過，對於非洲毫無認識的我，真的要選擇烏干達嗎？自己其實也掙扎了很久，上網查閱了許多關於烏干達的資料，包括經濟發展、罪案率等等。即使下定了決心要去烏干達闖一個暑假，出發前一晚居然害怕到哭起來了。當時的男友也被我嚇怕了，一方面在旁邊安慰我，另一方面他應該在懊惱：「我怎麼會放心讓女朋友自己一個去非洲呢？」

抵達烏干達的時候是黃昏，幸好學校的安排全面，有他們認識的司機接送，否則一個女生在夜間要搭的士到市區還是有點可怕。現在對非洲多了點認識，我常提醒自己避免對它定型，但當時對烏干達的第一印象，的確覺得它不太安全。在機場過海關時，已經有心理準備可能會被留難或需要賄賂當地人才能過關，幸好用不着這一招，但後來在烏干達的確有經歷過與貪污賄賂有關的事。

由機場出市區的馬路上，人多車多，有一部分的路程是泥地，道路兩旁盡是垃圾，完全符合了一般人覺得「非洲很混亂」的印象。這種混亂讓我一開始不敢自己一個人出外，不過當熟悉形勢之後就脫離大隊，經常獨自出去或者跟非洲的朋友去探索了。

這個暑假我在烏干達有過一次可怕的經歷。我們一行十二人都住在同一幢住宅大廈內，一大班外籍人士住在一起難免惹人注目，比較容易成為盜賊覬覦的目標。我們一連兩個星期六被入屋爆竊，這一團人一共被偷了好幾部手提電腦、電話、相機等等，更有一位朋友在半夜被聲音吵醒了，目擊着賊人逃離單位，被嚇得失魂落魄，我們其他同學也極為擔心。我則慶幸自己沒有遭受任何財物損失，因為向來防盜意識很強，臨睡前會把所有東西都關進睡房內，鎖門睡覺，窗邊也會放置一些物件，這樣當賊人從窗口爬入

的話會把物件撞跌而發出聲響，希望這樣能夠讓賊人知難而退。

聽過不同人的非洲故事後，現在的我覺得在貧窮國家遭受財物之災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也許這個看法很傻，但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我真正體會了所謂「破財擋災」的意思。經過了在烏干達實習的暑假，我既想回到東非工作和居住，但又有點擔心再次遇上盜賊入屋，該如何走出人生的下一步？



在烏干達工作的記錄。

#02 盧旺達， 不是有內戰嗎？

最後我選擇了去盧旺達工作，也因此常被以為是個戰地記者般勇敢走上前線。當世界對盧旺達印象仍停留在種族大屠殺那年代，盧旺達已經是個在過往二十七年來於非洲大陸上發展得最快的國家之一，現在更有「非洲新加坡」之稱。

在這個國家住上兩年半後，仍然不能完全理解（相信永遠也不能理解）要放下如此沉重的仇恨是甚麼感覺。表面上不再對過去執着，卻要跟可能親手屠殺過你父母、祖父母、親戚的人一起上學、工作，盧旺達人內心的傷痊癒了嗎？

我跟本地人溝通要盡量避免用「大屠殺」這個詞語，只能說「那些年的事」或「一九九四年的事」。我們也不能提及「蟑螂」，除非真的是指蟑螂，因為這字是當年用來代表受害一族的貶義詞。

那些年的事

有關盧旺達的種族大屠殺，讀書時學校沒有教過，我以前連電影《盧旺達大酒店》也從未聽說過，只是對大屠殺有概念，但對仔細內容毫無認識。

很慚愧地，我也是認真考慮要去盧旺達之後才更加深入認識這件事。在一九九四年——一個我在香港過着幸福童年的年份——遠在非洲東面的這個小國卻經歷着歷史上其中一個最血腥的屠殺事件。盧旺達的胡圖族人（Hutu），在僅僅一百天的時間內屠殺了超過一百萬名圖西族人（Tutsi）。據資料記載，最初盧旺達的人口比例，九成是胡圖族，一成是圖西族。以往的統治階級都是圖西族人：十五世紀，盧旺達由圖西族國王統治，胡圖族遭受迫害；一九六二年，盧旺達獨立，佔人口比例多數的胡圖族叛變，想驅走圖西族的統治菁英；而胡圖族掌權時，種族情勢依然緊張。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胡圖族總統朱韋納爾·哈比雅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飛機在機場附近遭擊落，隨即令局勢爆發，兩族人互相屠殺。由於聯合國沒有適時介入，甚至對屠殺毫不關心，最終導致這場悲劇發生。

種族屠殺本身就是可怕又可悲的事情，但讓我特別震撼的有以下兩點：首先，其實盧旺達這兩個種族在歐洲的殖民統治之前，根本一直相安無事。我不敢說他們在民族分歧上完全沒有爭執，但在我盧旺達朋友眼中看來，大屠殺這麼嚴重的紛爭都是由比利時殖民者導致的。這兩個民族本來就屬於同一個民族，即使在外型或者面部特徵上有少許不同，但不至於能夠被定義為兩個民族，就如港島人和沙田人都是香港人一樣。

如果不是殖民者刻意將胡圖族和圖西族人區分開來，如果不是他們刻意要把種族這一欄填在身份證上，如果不是他們為了透過種族和社會階層分類來操控殖民地，也許這次種族大屠殺不會發生。

另外，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等在大屠殺期間幾乎袖手旁觀，對這件事的冷漠態度與西方國家平時參與世界各地的人權問題時的積極程度大有分別。雖說強大的西方國家在其他落後國家介入當地衝突，會造成侵略之嫌，但在盧旺達如此嚴重的種族滅絕事件中，國際間的反應卻是如此冷淡，難怪許多人都認為國際社會沒有在這件事上履行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責任。

帶着對盧旺達這些僅有的認識，來到了今天這個已經改頭換面的東非小國，不知道我之後會有怎樣的經歷，會看到一個怎樣的盧旺達？

盧旺達第一印象

我第一次去盧旺達是以遊客的身份前往的，但當時已經在查看盧旺達的工作機會，所以也本着一個實地考察的心態去看看這個國家是否適合居住。一到達盧旺達後，便發覺這裏與烏干達以及我去過的其他東非國家大不同。

一到埗，盧旺達首都基加利（Kigali）機場已經給我不錯的印象。雖然面積非常細小，但比起我之前見過的幾個非洲國家的機場，這個機場看來整潔得多。過關程序亦非常快捷，海關人員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後便能通行，整個過程連排隊時間也不過十分鐘左右。不少來過非洲的人都曾被海關留難過，不少是因為對方透過威逼利誘，想遊客放下一筆賄款才放行入境。

一步出機場大堂，來接機的「朋友」已經在等着我。Ashley 是我在美國讀碩士那所



首都城市基加利，高樓大廈與背後貧民窟的對比。

大學的師姐，有一次在她當講者的講座上見過面，只算泛泛之交。Ashley 在美國畢業後找到了一份在盧旺達的工作，於當地的一間社會企業幫助盧旺達的咖啡農民以合理的價錢把咖啡售賣到當地以及海外，有點像公平貿易的原理。我因為已經看中了盧旺達的一個類似的工作機會，便向師姐取經，友善的她更主動當我在盧旺達這幾天旅行的東道主。

Ashley 駕着她的私家車載我由機場到達市中心，路程只不過是十多分鐘，基加利就是這麼小的一個城市。那時候剛入夜，看到萬家燈火的景象，我問 Ashley，這個城市真的有這麼漂亮嗎？抑或只是因為世上所有城市都在漆黑的晚上亮起燈是特別漂亮？



基加利最高級的商場 Kigali Heights 以及右手邊會議中心的夜景。



媽媽來盧旺達探望我，我們在首都基加利我最喜歡的屋頂咖啡室。



好朋友來探望我，也去了同一間屋頂咖啡室欣賞基加利的夜景。

「哈哈，明天早上醒來你便知道，盧旺達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的國家，與你想像中的非洲是不同的！」

首次踏足盧旺達的短短幾天，我沒有急著要完成別人「十大旅遊清單」這種任務，反而是慢慢地探索基加利最簡單和日常的一面：我到圖書館去參觀，到不同的餐廳用膳，到商場去看看有甚麼商舖，甚至去一間美容院做了按摩。這幾天刻意「融入當地生活」，發覺如果我在這裏住下來的話，應該會享受這裏的生活。

後來在工作面試的過程中更加深入認識到我想進入的那家公司，亦很喜歡該職位，所以一獲取錄後，想也不想便接受了這份工作。至於後來在盧旺達所經歷的一切，便成為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了。

大屠殺後的 性別平等

盧旺達在各項國際指標上有關性別平等的分數都頗高。相對地較多人已經知道的，是盧旺達的國會內有超過90%的議員是女性，這是許多發達國家都達不到的數字。另外，盧旺達有86%的女性屬於勞動人口，香港也只不過50%左右，許多發達國家數字也只是略高於50%。

當然，有多少女性屬於勞動人口並不能完全顯示出性別平等，因為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女性是自願或是「被迫」勞動。

經歷過一九九四年的大屠殺後，能夠投入勞動工作的人數不夠，所以不論男女都需要工作，以維持家庭收入及對社會經濟重建出一分力。但有一點我認為盧旺達的確做得不錯的，就是這裏的女性員工有三個月的有薪產假。香港的有薪產假也是由二〇二〇年才



跟着媽媽來上班的小孩。



在紙盒裏自己玩得很開心的嬰兒。

由十個星期調整至十四個星期，美國更加是世上唯一沒有法律保障女性放有薪產假的一個發達國家！

在我們公司工作的女性所得到的待遇的確不差。一位美國同事領養了一名本地小孩，雖然她不用待產，但也享受到兩個月的「產假」，好讓她與新兒子多點時間相處，建立關係。另外，經常有本地的女同事帶着嬰兒上班，在公眾場所餵奶也是正常和被大眾接受的事情。有時候媽媽們忙起來，便把小孩放在紙盒內，加一兩條毛巾便成了小孩當天的睡床。

一夫多妻制

一夫多妻制在一半以上的非洲國家仍然是

合法的，就算在不合法的地方政府也不多加管制，法律形同虛設。盧旺達是在東非一區少有的一夫一妻制國家，可見它在兩性平等的議題上確是做得不錯。當然，一夫多妻制仍然是存在的，但大家都不會公開提及此事，因為清楚知道這是犯法的。也有幾種情況下本地人會接受一夫多妻，例如是女性因為經濟能力問題而不介意與多人共事一夫，而換來安穩的生活和三餐溫飽；也有因為早年喪夫而改嫁給丈夫的兄弟，雖不合法但也廣為身邊的人所接受。

但有一種情況我本人難以理解：據說因為一家親的觀念濃厚，在兄弟之間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我的東西也即是你的，萬萬想不到這也包括妻子。即是說有時候哥哥會與弟弟的妻子睡，也有時候丈夫會與妻子的姐妹睡。這樣一來，如果兄弟兩人的妻子同時懷孕，除非做基因測試吧，否則根本沒可能知道誰才是孩子的爸爸。但既然是一家親，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反正全部表堂兄弟姊妹都當作親兄弟姊妹，而且都住在同一屋簷下，不用分那麼細。我身邊就有一位同事家裏有多位兄弟姊妹，但他也不清楚哪一位是同母異父的，也不認為有需要找出真相。在同事眼中這似乎並非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純粹是大家一家人不用分得太仔細。他們有他們的一家親，我有我在一旁充滿着黑人問號，感到匪夷所思。

希望下輩子當男人的選美冠軍

我的盧旺達朋友不算多，其中一位好友叫 Christa。她不算艷麗，但身材高高瘦瘦的，也散發着一股盧旺達人少有的自信，後來知道她是幾年前的基加利小姐（Miss Kigali），也難怪舉手投足都特別有韻味（沒錯，非洲也有選美的）。她在首都基加利出生長大，起碼算是這裏的中產階層。作為人生勝利組的成員之一，我估計她應該屬於盧旺達性別平等運動中的受惠者，但沒想到她也並非特別喜歡當女性。

「下輩子可以選擇的話，我寧願當個男人。」Christa帶着一點無奈，告訴我這裏女性的地位沒有外人看來這麼高。甚麼國會女性議員比例高，甚麼總統大力呼籲兩性平等，都是做給世界看的。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中，女性的地位依然非常低。連這位在首都生長的 Miss Kigali，都認為作為女性在這裏不及男性享受這麼多發表個人意見的自由。有主見和勇於發言的女性，總會被認為不夠和善，又或者意見不被認真接納。當然，這也不只是盧旺達的問題，相信全球普遍來說仍然對敢言敢做的女性有負面的印象。

在農村地區，教育指數和收入都比較低，女性的地位似乎也同樣的低。鄉郊的女性

生活簡單，一般早婚，婚後亦會事事依從丈夫的意願。我們公司是以農家庭為主要顧客，我們也知道想要說服一個家庭購買我們的種子和肥料，大多數是要針對家中的成年男性作銷售，因為通常女性顧客都不會做最後的購買決定。

農村婦女的地位

有一次到農民家中探訪，詢問他們對我們的產品有何意見。自我介紹的時候，丈夫說自己是這個家庭的領導人（負責翻譯的同事說他是「the leader of the family」）。雖然本身已經知道盧旺達郊區的男性地位高於女性，但這位男士開門見山地說自己是家庭中的「老細」，依然令我覺得很驚訝。

訪談過程當中，一直都是老公在發言，老婆靜靜地坐在一旁。當我們交談到最後，同事向那位老婆詢問她有甚麼意見。這位來自肯亞中產階級的女同事似乎認為女性應該要有發言權。這是因為肯亞與盧旺達的女性地位不一樣，還是因為她是一個享有性別平等



出席 Christa（圖中左二）姐姐的婚禮，她們都穿着傳統伴娘服，我惟有挑一件稍為有非洲色彩的連身裙。

待遇的中產女性，所以很自然地認為要詢問女性的意見呢？我則是已經習慣了在盧旺達郊區的女性都是聽從丈夫的，所以完全沒有主動問那位女士的意見（我是否太過向本地的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屈服了？）。結果也正如我所料，老婆所說的話基本上是簡短地重複丈夫的意見，至於事實上她有沒有自己的意見，就不得而知了。

種種有關性別權力平衡的故事，讓我覺得盧旺達雖然比起很多發展中國家更尊重女性，但仍然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即使在發達國家，也未必能完全做到性別平等；連北歐那些被譽為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也有兩性工資不等的情況出現。相比起女權問題，也許盧旺達與其他非洲國家，還有許多在整體人權上的境況需要改善。

#06

奢侈的友誼

在盧旺達要知道一個本地人和你關係有多好，就要看他願意與你談論多少有關大屠殺的事。

有一次和一個外地朋友視訊通話的時候，他問我的身邊有多少朋友是胡圖族，有多少是圖西族。幸好他不是身在盧旺達大庭廣眾問我這個問題呢！

大屠殺是這個國家的瘡疤，這兩個種族的字是萬萬不能提的！即使某程度上能靠每個人的高矮和臉部輪廓粗略估計出其種族，但絕對不是在這裏認識新朋友所問的其中一條問題！

在我所有本地的朋友當中，只有兩個我是確實知道他們的種族。

外籍朋友有太多交流。在聯合國或大型NGO工作的人，也許因為人工高，福利好，習慣了比較高消費的活動。亦也許因為公司的人身安全政策比較嚴厲，例如不容許員工搭乘本地交通工具或電單車的士等等，在非洲貧窮國家過着皇室成員一般的奢華生活，他們都給人一種很離地，不知人間疾苦的形象。

我身邊則是比較多屬於NGO類型的外籍朋友，亦主要以自己公司的同事為主。畢竟我們住在遠離首都兩個半小時車程的鄉村地區，最多一星期進入市區一次，所以與市區內的朋友不能保持很頻密的聯絡和見面。在鄉村的生活雖然十分寫意，但談不上與本地人有甚麼社交生活。我幾乎所有盧旺達朋友都是同事，畢竟與鄉村內的農民有着太大的文化和經濟差距，大家只限於友善的點頭之交，如果我把他們稱之為「朋友」也是騙人的。

如果有心到非洲工作的話，選擇其實很多，總會有適合你的。每個人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同，可能是工作內容本身，可能是公司或員工福利，也可能工作環境、社交生活上的選擇，才是對你最重要的。我也在這本書的最後分享了關於在非洲求職的攻略，希望能夠讓有意到非洲工作的讀者提供一些參考。

廿一

我不是義工——我的非洲全職工作

之前已經解釋了我到非洲並非做短期義工，那麼在盧旺達的全職工作是怎樣的？以下為大家解答在非洲工作的常見問題。我工作的地方與一般非牟利機構有點不同，我的經歷不能代表所有在非洲工作的外籍人士的經歷，但對於有考慮到非洲工作的讀者來說可以是個參考。

一、你公司是做甚麼的？如何幫助盧旺達人？

我公司向低收入農民以貸款形式售賣種子、肥料等和農業有關的產品，同時向農民提供有關耕種上的培訓，好幫助他們增加農作物收成，繼而可以向公司還款。我們也有售賣其他可以改善生活質素的產品，例如太陽能燈、女性衛生用品、濾水器等。

某程度上可以把我公司理解為微型金融或小額信貸公司。不論是在非牟利機構或者金融行業工作的人，都應該對這個概念不陌生。我們可以向農民提供非常小額的貸款，只



同事們每逢星期一早上開會，雖然沒有華麗的簡報表，沒有最先進最高科技的電腦軟件，但在黑板上也是要寫下各人的表現、數據、KPI 等等，即使沒有完善的硬件配套，大家工作起來還是很專業的。



顧客滿意地從我們那兒帶走所購買的農產品（種子、肥料等等）。



我們公司座落於郊區的小山丘上，不像一般辦公室環境潔白和乾淨。我們身處於大自然中，辦公室的設計也是用磚頭和木材這種自然風格。我們看到的園林和湖泊景色，可能是在香港幾千萬也買不到的私樓景觀。

既然位於非洲的郊區，就有時會因為停電或者網絡接收不順暢而令我們需要上網處理的工作有點阻滯。下雨的時候或許會因為水浸而令同事不能上班，或者狂風暴雨摧毀了電纜導致停電或者不能上網。這樣我們都需要調節工作狂的心態，甚麼都不能做的時候只好停下來放鬆一下。當然其實也有一些需要思考或者和同事討論的工作是不需要靠電腦的，但同事們也難免用停電這個藉口來休息一下。

不過提供的「貸款」不是現金，而是農作產品。我們公司雖然是非牟利機構，但在這些產品的買賣和收取利息之間，也能夠賺取利潤和平衡現金流，所以整個公司全球運作來說，有七成左右的營運資金都是由向農民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這一項商業活動提供的，剩餘三成所需要的運費則由各種慈善基金或私人捐款提供。

二、這是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嗎？

可以這樣說。如果你說的「正常」是用電腦工作、需要休息時可以走到茶水間和同事說說是非、公司有人力資源部照顧工作環境和員工福利等等，那我絕對是一份從事着正常的工作。

但我們不正常的地方可多了。



公司內的室外大自然空間，一片綠油油的草地上放置木桌椅，員工可以隨意在這裏辦公或憩息。



面對這樣心曠神怡的景色，是讓大家不願工作，還是更有動力和效率呢？

我們公司文化着重互相學習和不斷進步，所以同事之間誠實地互相給予意見，這種虛心學習的態度是我在其他公司沒有見過的。我們甚至對上司也可以發表意見，每半年一次的表現評估，也會向員工的上司、下屬、以及平輩都收取保密性的建議，這種沒有階級觀念以及真誠地向身邊的人學習的態度也不太正常吧。

三、公司環境是甚麼樣的？有空調嗎？

就如上面所說，我們辦公室走自然風的，當然沒有空調這種第一世界的奢侈品，想要涼快一點就自己走到房間外的工作點享受大自然的微風吧。

還要順帶一提，為了節省用水和響應環



這是其中一間開放式會議室，被花草圍繞得像置身於童話故事中。